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吳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孫起鵬

稗編卷九十四

明 唐順之 撰

姦

仲尼論奸雄　家語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喜色仲由問曰由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今夫子得位而喜何也孔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樂以貴下人乎於是朝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尸於朝三日門人聞

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逆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言偽而辨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皆兼有之故其居處足以掫音聚徒成黨其談說足以飾褒榮衆其彊禦足以反是獨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夫殷湯誅尹諧

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子產誅鄧析凡此七子皆異世而同誅者以七子異世而同惡故不可赦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

八姦論　　　　韓非

凡人臣之所道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牀何謂同牀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此人主之所惑也託於燕處之虞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為人

臣者內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牀二曰在旁何謂在旁曰優笑侏儒左右近習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此皆俱進俱退皆應皆對一辭同軌以移主心者也為人臣者內事比以金玉玩好外為之行不法使之化其主此之謂在旁三曰父兄何謂父兄曰側室公子人主之所親愛也大臣廷吏人主之所與度計也此皆盡力畢議人主之所必聽也為人臣者事公子側室以音聲子女

收大臣廷吏以辭言處約言事事成則進爵益祿以勸其心使犯其主此之謂父兄四曰養殃何謂養殃曰人主樂美宮室臺池好飾子女狗馬以娛其心此人主之殃也為人臣者盡民力以美宮室臺池重賦斂以飾子女狗馬以娛其主而亂其心從其所欲而樹私利其間此謂養殃五曰民萌何謂民萌曰為人臣者散公財以說民人行小惠以取百姓使朝廷市井皆勸譽已以塞其主而成其所欲此之謂民萌六曰流行何謂流行曰

人主者固壅其言談希於聽論議易移辯說為人臣者求諸侯之辯士養國中之能說者使之以語其私為巧文之言流行之辭示之以利勢懼之以患害施屬虛辭以壞其主此之謂流行七曰威强何謂威强曰君人者以羣臣百姓為威强者也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善之非羣臣百姓之所善則君不善之為人臣者聚帶劒之客養必死之士以彰其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死以恐其羣臣百姓而行其私此之謂威强八曰四方

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强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强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於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凡此八者人臣之所以道成姦世主所以壅刼失其所有也

論人君審奸雄之情　蘇轍

將求御天下之術必先明於天下之情不先明於天下

之情則與無術何異夫天下之術臣固已畧言之矣而又將竊言其情今使天子皆得賢人而任之雖可以無憂乎其爲奸然猶有情焉而不可以不知葢臣聞之人有好爲名高者臨財推之以讓其親見位去之以讓其下進而天子禮焉則以爲歡進而不禮焉則雖逼之而不食其禄方爲廉耻之節以高天下若是而天子不知焉而豢之以厚利則其心赧然有所不平人有好爲厚利者見禄而就之以優其身見利而取之以豐其家良

田大屋惟其與之則可以致其才如是而天子不知焉而彊之以名高則其心缺然有所不悅於其中人惟無好自勝也好自勝而不少柔之則忿鬬而不和人惟無所相惡也有所相惡而不為少避之則事其私怨而不求成功素剛則無折之也素畏則無彊之也彊之則將不勝而折之則將不振凡此數者皆所以求用其才而不傷其心也然猶非所以馭天下之奸雄葢臣聞之天下之奸雄其為心甚深而其為迹也甚微將營其東而

形之於西將取其右而擊之於左古之人有欲得其君之權者不求之其君也優游翱翔而聽其君之所欲為使之得其所欲而油然自放以釋天下之權天下之權既去其君而無所歸然後徐起而收之故能取其權而君不之知古之人有為之者李林甫是也夫人既獲此權也則恐專而有之專而有之則常恐天下之人從而傾之夫人惟能自固其身而後可以謀人自固之不暇而欲謀人也實難故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爭天下且

相與爭而不解則其勢無暇及我是故可以久居而不可去古之人有為之者亦李林甫是也世之人君茍無好善之心幸而有好善之心則天下之小人皆將賣之以為奸何者有好善之名而不察為善之實天下之善固有可以謂之惡而天下之惡固有可以謂之善者彼知吾之欲為善也則或先之以善而終之以惡或有指天下之惡而飾之以善古之人有為之者石顯是也人之將欲為此釁也將欲建此事也必先得於其君欲成

事而君有所不悅則事不可以成故古之奸雄刼之以其所必不能其所必不能者不可為也則將反而從吾之所欲為古之人有為之者驪姬之說獻公使之老而避禍是也此數者天下之至情故聖人見其初而求其終聞其聲而推其形蓋惟能察人於無故之中故天下莫能欺何者無故者必有其故也古者明王在上天下之小人伏而不見夫小人者豈其能無意於天下也舉而見其情發而中其病是以愧耻退縮而不敢進臣欲

天子明知君子之情以養當世之賢公名卿而深察小人之病以絶其自進之漸此亦天下之至明也

論大臣去小人之難　蘇軾後同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

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于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為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

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為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為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

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瘿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且為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為袁為崔敗則為何實為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實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為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又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廹人者其智淺廹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令君子又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

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寛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啖之以利以昏

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偪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

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髙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髙后臨朝擅王諸吕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吕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吕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為大臣矣夫

論魏武遺令

司馬光

司馬光言於劉安世曰昨夕看三國志識破一事因會

取三國志及文選示安世乃理會武帝遺令也光曰遺令之意何如安世曰曹公平生奸至此盡矣故臨死諄諄作此令也光曰不然此乃操之微意也遺令者世所謂遺囑也必擇緊要言語付囑子孫至若纖細不要緊之事則或不暇矣且操身後之事有大於禪代者乎令操之遺令諄諄百言下至分香賣履之事家人婢妾處置詳盡無一語語及禪代之事其意若曰禪代之事自是子孫所為吾未嘗教為之是實以天下遺子孫而身

享漢臣之名此遺令之意歷千百年無人識得昨夕偶窺破之

論奸臣盜國　　真德秀後同

按自古奸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宫闈之助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媚於内而施賂於外内外盤結無一發其奸者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禽之荒則兹心未惛猶有時而覺也故又娱羿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汩亂其精神顛倒

其志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盜如寒浞者況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勑戒曰無逸遊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于酒色而舉國授人如漢成帝者

觀奸臣忠臣

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躬攬萬機曰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發無所不被然後已

得以輸其忠誠而措天下於安自昔奸臣欲其君之愚且暗者必勸之以深居宫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巳得以肆其奸慝而擠天下于亡忠臣奸臣之分亦覩於是而已矣

論小人竊寵

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覸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為容悦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

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日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所欲也則使同列二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奸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于漢元蓋用此術

論傾擠之術

賈充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充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充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充欲傾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東宮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

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強相而因薦昌公孫弘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于二帝使二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二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充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論奸臣專國

按奸臣之專國必先布置私人使居權要之地任擊搏

之權而去其異已者然後得以肆行而無忌當林甫時所用以為御史者必皆其黨與也故趙奉璋欲言其罪則林甫亟諷御史劾而殺之奸臣之權至於能僇言者則無所不可者矣故明君在上既擇天下英賢委以股肱之任而又選公清直亮之士使為耳目之官二者交舉其職而無阿黨朋比之私則綱紀張治道立矣

論奸臣一言貽禍

按一言喪邦者昔聞之矣一言而遺禍數百載者有之

乎曰有之如林甫之請任蕃將是也盖自祿山反唐幾亡肅宗雖崎嶇中興而兩河之地半為降虜所有更相傳襲終唐之世不能取藩鎮跋扈動輙舉兵內嚮唐卒以是失天下五代之亂生人肝腦盡矣至於本朝然後收方鎮之權天下合於一自天寶末迄建隆初凡二百有七年推原禍本由林甫以蕃將代漢將故也彼其用心不過欲杜節度使入相之階以久已權而中國板蕩生民塗炭遂自茲始自昔奸臣之禍天下未有若是其

酷者也

論李林甫　　孫之翰

帝王之命輔相或自知其人或大臣所薦然必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始可協天下之望林甫先圖郎官源乾曜薄其無才行不許郎官不可為則其人不賢衆所知矣及宇文融引之為黨歷中丞侍郎無一善績可稱雖為韓休所薦休之言亦未能必信於主但武妃力士内為之助遂至大用爾假如明皇以林甫是韓休所薦有

一時之名其言可信豈不思武妃力士巳之嬖寵者也林甫為近臣能使嬖寵者為之言則其人奸佞可知也假如感嬖寵之言不辨其奸佞林甫既相之後能議何政謀何事況不知學術素無行實凡百奏請但迎意希旨以取恩寵爾凡人臣奏請之事若有合於主意須經世濟民道理明白始可無疑若事事合於主意是明有所希旨而然也況本因嬖寵所用又奏請之事皆合巳意帝王之稍明理道者豈不覆慮其事也況明皇不為

不明一日昏惑都無念慮遂使姦臣擅權終亂天下則嬖寵之為患也如此夫帝王荷宗社之重生靈之命不得賢輔何以興起治道保固邦國求賢輔無他術必取名德有素才能已試者可矣若名德未著才能未彰但取嬖寵之言命之以迎意希旨任之是上忘宗社之重下輕生靈之命欲天下不亂不可得也林甫任用寖久內則起大獄引楊國忠使倚貴妃勢以害善良致其權力外則保任蕃將使專節制利其夷狄賤類無入相之

路養成祿山凶禍則天寳之亂林甫致之也噫天子一聽嬖寵之言任奸人相國以其迎意希旨而寵之遂起大亂於己罹播遷之苦於民陷死亡之難後之人君得不深戒

東漢朋黨論　　范　曄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異也夫刻意則行不肆牽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愼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

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缺而猶假仁以效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梁强褫氣片言違正則厮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狙詐萌起彊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綰萬金開一説而錫琛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弊不能反及漢祖杖劒武夫勃興憲令寛賒文禮簡

潤緒餘四豪之烈人懷淩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於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

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乎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帝擢福為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謡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而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

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笑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
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竝與李膺陳蕃王暢
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强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竝
危言深論不隱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
到門時河内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
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

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誶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三府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

風之流遂共相摽搒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勳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為

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别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馮禧魏玄徐乾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表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朱楷田槃疎耽薛敦宋布唐龍嬴咨宣襃為八及刻石立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刋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隷校尉朱寓潁川

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㫖或有未嘗交關亦罹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即詔司隷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光和二

年上禄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别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黄巾賊起中常侍吕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黄巾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蕩然矣凡黨人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

天下之善士

五代史六臣傳論　歐陽修 後同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耶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

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
郎王贊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
日賜死于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
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
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
文蔚為冊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
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

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袞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臣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

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五代史朋黨論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

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

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譽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

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續朋黨論

蘇軾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説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踈小人唯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踈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者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

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植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之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匪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弒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

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矣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鋭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冉有從夫子則為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為聚歛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絶學亦足以為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鮒謂范宣

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欒氏乃子之勇也嗚呼宣子早從王鮒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為治道去泰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以致憾將為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為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為盜而衣食既足盜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

富貴之道使隨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為所噬也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奸固不可長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徳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禍不旋踵㒒仇人之禍也奸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耶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説而為君子小人之戒

論聚歛之臣　　　　真德秀

開元聚歛之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掊尅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之鬼蜮而民之蟊賊也明皇以其奉已之欲悅而寵之不知其失民心而蠹國脉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慽之狀帝不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户則有調

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户調亦然安得常賦之外又有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横費乎奸臣敢於欺罔而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宫賜外戚者無復限極不思一錢寸縷皆百姓之脂膏血食也何忍以糞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驕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於盗臣也吁可戒哉

論元賄　　葉子奇

元初法度猶明尚有所憚未至於汎濫自秦王巴延專政臺憲官皆諧價而得往往至數千緡及其分巡競以事勢相漁獵而償其直如唐之債帥之比於是有司承風上下賄賂公行如市蕩然無復紀綱矣肅政廉訪司官所至州縣各帶庫子檢鈔秤銀殆同市道矣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豈不信夫治天下者不使利遺一孔亦必致敗豈惟名爵獨然末

流之竭當窮其源枝葉之枯必在根本元朝末年官貪吏汚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恥之為何物其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齎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補得職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愛民之為何事也

蓋

論寒浞　　左傳

晉魏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賢人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内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浞因羿室

論曹操鬼蜮　　蘇軾

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隂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髙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髙甲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

奸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巳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誅操無難也

論司馬懿　唐太宗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之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巳來處其憂以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逮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氛霧交飛宣王以天挺

之資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寛綽而能容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於已詐之心延安於將危之命覩其雄畧内斷英猷外決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鬬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險之路勞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

反閉軍固壘莫敢爭鋒生實怯而未前死虛疑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恥欺偽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為惡一日聞於天下可不謂然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鐘掩耳以衆人為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為莫覩故知貪於近者則遺遠溺於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已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已順理而舉易為力背時而動難為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啟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於北面矣

又　　蘇轍

世之說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內潰外叛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征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

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簒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内興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訖無驕君之色及昭帝

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就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亦無一人有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光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暗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摇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内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

餘年而無纎芥之隙此又霍光之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茍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廹切置而不取則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論桓温　晉書後同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豺狼孔熾疆埸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畧

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旆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既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勲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覦周鼎復欲立竒功於趙魏允歸望於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畧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於朝廷委罪於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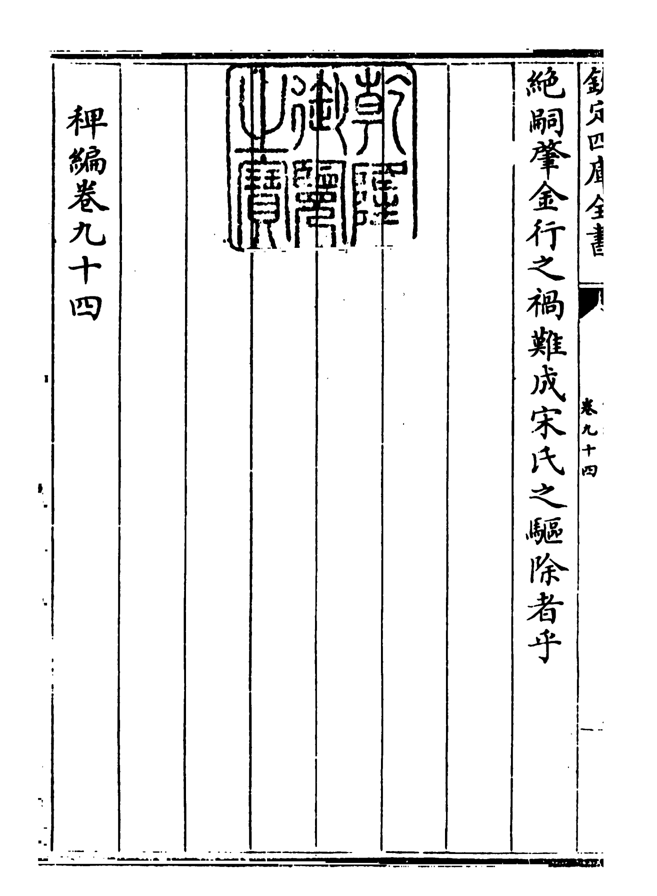
知實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論桓玄

史臣曰桓玄纂凶父之餘基挾奸回之本性含怒於失職苞藏其豕心抗表以稱冤登高以發憤觀釁而動窺圖非望始則假寵於仲堪俄而戮殿以逞欲遂得據全楚之地驅勁勇之兵因晉政之陵遲乘會稽之酗醟縱

其狙詐之計扇其陵暴之心敢率犬羊稱兵內侮天長
喪亂兇力實繁踰年之間奄傾晉祚自謂法堯禪舜改
物君臨昂葉方隆卜年惟永俄而義旗雷發忠勇雷奔
半辰而都邑廓清踰月而兇渠即戮更延墜歷復振頹
綱是知神器不可以闇干天祿不可以妄處者也夫帝
王者功高宇內道濟含靈龍宮鳳歷表其祥彤雲玄石
呈其瑞然後光臨大寶克享鴻名允徯后之心副樂推
之望若桓玄之么麽豈足數哉適所以干紀亂常傾宗

絶嗣肇金行之禍難成宋氏之驅除者乎



稗編卷九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九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葉 椿

稗編卷九十五

明 唐順之 撰

封建

六代論 曹冏

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知

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親疎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疎足以相衛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包茅不貢齊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凌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于唇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兼於韓暨乎戰

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廹彊秦南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根固蔕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以爲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無

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仁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人今陛下君有海内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説而黜其議至於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

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鋤宗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模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衆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斃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居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

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劒驅烏集之衆五年之中而成帝業自開闢以來興立功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漢鑑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彊大磐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於内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非劉氏有也然高祖

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内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

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疎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

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有定爾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鑒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疆之期至於桓靈閹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不能相禦身手不

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姦凶竝爭宗廟焚爲灰爐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絶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兖豫掃除凶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於今三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䇿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内

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以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民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曽無一人間厠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强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内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

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漸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以宫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猶不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建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

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

而無傾危之患矣

後周書封建論　令狐德棻

史臣曰昔賢之議者咸云以周建五等歷載八百秦立

郡縣二世而亡雖得失之迹可尋是非之理互起而因

循莫變復古未聞良由著論者溺於貴達司契者難於

易業詳求通變之道未窮於至當也嘗試論之夫皇王

迭興為國之道匪一賢聖間出立德之指殊塗斯豈故

為相反哉亦云治而已矣何則五等之制行於商周之前郡縣之設始於秦漢之後論時則澆淳理隔易地則用舍或殊譬猶干戈曰用難以成垓下之業稷嗣所述不可施成周之朝是知因時制宜者為政之上務也觀民立教者經國之長策也且夫列封疆建侯伯擇賢能置牧守循名雖曰異軌責實抑亦同歸盛則與之共安衰則與之共患共安繫乎善惡非禮義無以敦風共患寄以存亡非甲兵不能靖亂是以齊晉帥禮鼎業傾而

復振溫陶釋位王綱弛而更張然則周之列國非一姓也晉之羣臣非一族也豈齊晉强於列國溫陶賢於羣臣者哉蓋勢重者易以立功權輕者難以盡節故也由此言之建侯置守乃古今之異術兵權勢位蓋安危之所階乎太祖之定關右日不暇給既以人臣禮終未遑藩屏之事晉蕩輔政爰樹其黨宗室長幼竝據勢位握兵權雖海内謝隆平之風而國家有磐石之固矣高祖克翦芒刺思弘政術懲專朝之為患忘維城之遠圖外

崇寵位内結猜阻自是配天之基潛有朽壞之墟矣宣皇嗣位凶暴是聞芟刈先其本枝削黜遍於公族雖復地惟叔父親則同生文能附衆武能威敵莫不謝卿士於當年從侯服於下國號為千乘勢侔匹夫是以權臣乘其機謀士因其隙遷龜鼎速於俯拾殲王侯烈於燎原悠悠邃古未聞斯酷豈非摧枯振朽易為力乎向使宣王采姬劉之制覽聖哲之術分命賢戚布於内外料其輕重間以親疎首尾相持遠近為用使其勢位也足

以扶危其權力也不能爲亂事業既定僥倖自息雖使
臥赤子朝委裘社稷固以久安億兆可以無患矣何后
族之地而勢能窺其神器哉

政典　　　　劉秩

自漢以降雖封建失道然諸侯猶皆就國今封建子弟
有其名號而無其國邑空樹官僚而無蒞事聚居京輦
食租衣稅國用所以不足也按文中子後序言太宗嘗
讀周官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

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然則詔羣臣議封建必是時事也後之儒者往往追恨當時諸臣不能將明英主之美意使生民復建三代之治以為遺憾愚嘗竊論之以為必能備究古今之事情然後可以斷其議論之是非法制之得失葢封建一事漢以來未嘗廢也然行之輙利少而害多其故有二一則不能存三代之公心二則不能存三代之良法公心者何昔文武成康之衆建諸侯也有德有功者則畀之初未嘗

專以私其宗親雖曰兄弟甥舅之邦然所封皆極一時之選若其果賢則微子尹東夏蔡仲君蔡邦雖仇讐不廢也若其不賢則管蔡為戮五叔無官雖同氣不恕也至漢則私且忌故始則勦滅異代所建國而盡以畀其功臣繼則勦滅異姓王盡以畀其同宗又繼則勦滅跡屬劉氏王而盡以畀其近親而其所建置若濞若長之徒初無功德足以君國子民特以其近親而王之故不旋踵而犯上作亂墟其國而殞其身矣葢有先王之公

心則其弊不至於此良法者何昔先王之建邦也上有方伯連率下有公侯伯子男小大相維尊卑相制如公侯受封之地雖多而制禄不過十倍其卿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名山大澤不以封必賜弓矢然後征必賜珪瓚然後鬯有廵狩有述職有慶有讓綱紀未嘗一日廢也若漢初諸侯王則畀以大城名都連數千里未嘗為分限山澤蓄積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大農五嶽四瀆在其國者不領於天子之祠官故為諸侯者一受封

之後即自負其富强摘山煑海招納亡命擅爵人赦死罪天子不能訶謀臣不敢議所以縱恣之者如此及景武之後則作左官之律嚴附益之法吹毛求疵積毀消骨所以猜防之者復如此蓋方其縱恣也則畏之有同乎敵國及其猜防也則抑之不啻如讁徙矣蓋有先王之良法則其弊不至於此由漢而來有天下者未嘗不王其昆弟子姓而名之曰封建然其得失與漢無以大相逺蓋其初也惟務私其宗親未嘗有擇德而授之意

故有國者不皆可使南面之人而復不能固結之以恩義繩律之以法度故仁恕者則流於縱恣西晉是也刻核者則過於猜防曹魏是也而晉魏皆以亡是豈封建誤之哉先王之意之法不存而強慕美名則適足以為禍亂之階耳唐太宗亦好名之主然審時量己固自不能存帝王之心而行帝王之事矣故刺史世襲之詔不久而遂停而當時諸臣雖以魏鄭公之賢亦以為事雖至善時即未遑而有五不可之說蓋其度之審矣如顏

師古之議欲封建與郡縣竝行王侯與守令錯處則漢初已嘗如此至景帝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而漢置內史以治其地則封建之地悉為郡縣矣葢古之所謂諸侯即後之所謂守令然自漢中葉以後王侯之與守令始判然為二承流宣化而實有治人之責者守令也食租衣稅而但襲茅土之封者王侯也今欲竝建則凡王侯受封之地必盡廢內史之官即付之兵民之任而後可但恐恣縱專擅犯上作亂復如漢初之事容之則

廢法而貽子孫之深憂誅之則傷恩而失封建之初意矣又況魏晉以後王侯多是虛封有三分食一四分食一五分食一者又有非其境内之地而遥封者如元魏之以會稽蒼梧建業丹陽等郡封其臣為公侯之類是也蓋戶封既為虛名則受封者之俸禄必仰給於縣官而出納之吝有所不能免於是遂有虛食真食之異令欲盡復舊制則王侯受封之地其戶邑之入必合盡捐以予之地既瓜分租賦隨之京師府藏煩鮮無以供軍

國之用非君上之利也又王侯於所受封之郡邑既無撫字之責而徒利租賦之入於是一意侵漁不顧怨讟為封户者甚於征刑非百姓之利也又所謂王侯者非子弟即勲臣素號名貴人華屋玉食之奉於京師為宜令使之塊處外郡朝不坐宴不預憂讒畏譏此絳侯之所以恐懼長孫司空之所以怨望然則又非受封者之利也夫封建者古帝王所以建萬世之長策令其公心良法一不復存而顧强希其美名以行之上則不利於

君中則不利於臣下則不利於民而方追咎其不能力行此書生之論所以不能通古今之變也

唐書封建論　歐陽修

贊曰景元子孫當草昧之初乘運而奮方高祖攘除四方所以宣力皆顯顯為世豪英至河間之功江夏之略可謂宗室標的者也始唐興疏屬畢王至太宗稍稍降封時天下已定帝與明臣蕭瑀等喟然講封建事欲與三代比隆而魏徵李百藥皆謂不然徵意以唐承大亂

民人彫喪始復生業遽起而瓜分之故有五不可之說百藥稱帝王自有命歷祚之短長不緣封建又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禍亟於哀平桓靈而詆曹元首陸士衡之言以為繆悠而顔師古獨議建諸侯當少其力與州縣雜治以相維持然天子由是罷不復議至名儒劉秩目武氏之禍則建論以為設爵無土署官不職非古之道故權移外家宗廟絕而更存存之之理在取順而難逆絕之之原在單弱而無所憚至謂郡縣可以小寧

不可以久安大抵與曹陸相上下而杜佑柳宗元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覆焉佑之言曰夫為人置君欲其蕃息則在郡縣然而主祚常促為君置人不病其寡則在建國然而主祚常永故曰建國利一宗列郡利百姓且立法未有不敝者聖人在度其患之長短而為之建國之制初若磐石然敝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為患也長列郡之制始天下一軌敝則土崩俱潰然而戡定者易為功故其為患也短又謂三王以來未見郡縣

之利非不為也後世諸儒因泥古彊為之說非也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然而歷堯舜三王莫能去之非不欲去之勢不可也秦破六國列都會置守宰據天下之圖攝制四海此其得也二世而亡有由矣暴威刑竭人力天下相合刼令殺守圜視而竝起時則有叛民無叛吏漢矯秦枉剖海内立宗子功臣數十年間奔命扶傷不給時則有叛國無叛郡唐興制州縣而桀黠時起失不在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無叛州以為矯而革之垂

二百年不在諸侯明矣又言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資以勝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資以滅商徇之為安故仍以為俗是湯武之不得已也不得已非公之大也私其力於已也秦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云觀諸儒之言誠然然建侯置守如質文遞救亦不可一槩責也救土崩之難莫如建諸侯削尾大之勢莫如置守宰唐有鎮帥古諸侯比也故王者視所救為之勿及於敝則善矣若乃百藥推天

命佑言郡縣利百姓而主祚促乃臆論也

封建論

柳宗元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為近曰有初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摶噬而且無毛羽莫

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懲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為羣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羣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於是有諸侯之列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焉以安其封於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爭又有大者焉德又有大者方伯連

帥之類又就而聽命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於一是故
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
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
於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
人意也勢也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
有天下列土田而爪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
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為朝覲會同離為守臣扞城
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覲者歷于宣王挾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為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萇弘者有之天下乖盭無君君之心余以為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與遂判為十二合為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為之郡邑廢侯衛而為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

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為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謫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刼令而竝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而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

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也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為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於州而在於兵時則有叛將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適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跡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黷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

一失在於制不在於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跡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於政不在於制秦事然也漢興天子之政行於郡不行於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姦利浚財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

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於田叔得魏尚於馮唐聞黄覇之明審覩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復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畫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黄覇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達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於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

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繫於諸侯哉或者又以為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復議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也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

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商武王不得而易狥之以為安仍之以為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於己也私其衛於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將欲利

其社稷而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封建者為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於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辨柳子封建論　　胡寅

致堂管見曰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道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太宗慨然議復古制而魏徵諸臣不能詳考卒使聖人之制不復見於後世誠可惜

矣而蜀人蘇公亦謂封建不可行至以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雖聖人復起不復能易嗚呼豈其然乎宗元之論曰周之衰也諸侯彊盛而有不掉之患秦之亡也則有叛人而無叛吏非郡縣之制失也方三代盛時諸侯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輔王室及其衰也五覇雖强大猶且攘夷狄以尊周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刖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使周德未衰誰敢

問其鼎周不伐鄭誰敢射其肩使周常能守文武成康之法諸侯安能有不掉之患哉秦之亡也陳吳奮其白梃劉項從而斃之兵車所向下城以數十計無為秦死守者安得謂秦無叛吏也哉宗元又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殷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剪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求安此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宗元之論為是而以封建為爭

之端不知聖人正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爭者夏有天下數百年茍無桀則商不得而取也商有天下數百年茍無紂則周亦不得而取也豈非息爭之效乎若以為不足以息爭則秦建郡縣不二十年而漢爭之漢纔二百年而王莽爭之又二百年而三國爭之三國各不數十年而晉爭之晉不數十年而夷狄爭之是後爭者益衆分裂益多享國益促唐最久矣不三百年而爭者四起未及中葉而失天下之半是郡縣已後崇殖大利揭示

爭端皆不如三代千八百年纔三姓也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首歟

評柳胡封建論

吳萊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吏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欲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為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於無窮

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敗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絶者如綫昆吾之强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於世曰覇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衰諸侯削弱世室擅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髙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溴梁一盟君如贅旒於上而大夫自相歃血於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

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從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為前世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隳名城欲盡屏天下之

兵而不用又且貪鷙亡厭科讁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攘臂一呼執農器以為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於庶人嗚呼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商之頑民雖遷於洛猶且弗率

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絶於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於犇潰動揺者豈無其故哉葢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徳化南被於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兖三州昔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以之封唐叔介在北邉北戎追貊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

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國於衛微子國於宋雖曰治之以徳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勿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一肯堅守者漢興鑒秦之弊當項羽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綰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

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於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於堯舜禹湯文武

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為郡縣也尚可得哉

評諸人封建論　馬端臨　後同

秦既并天下丞相綰請分王諸子廷尉斯請罷封建置郡縣始皇從之自是諸儒之論封建郡縣者歷千百年而未有定說其論之最精者如陸士衡曹元首則主綰者也李百藥柳宗元則主斯者也二說互相排詆而其

所發明者不過公與私而已曹與陸之說曰唐虞三代公天下以封建諸侯故享祚長秦私天下以為郡縣故傳代促柳則反之曰秦公天下者也眉山蘇氏又從而助之曰封建者爭之端亂之始篡弑之禍莫不由之李斯之論當為萬世法而世之醇儒力詆之以為二氏以反理之評詭道之辨而妄議聖人然則後之立論者宜何從以封建為非耶是帝王之法所以禍天下後世也以封建為是耶則柳蘇二子之論其剖析利害指陳得

失莫不切當不可廢也愚嘗因諸家公私之論而折衷之曰封建郡縣皆所以分土治人未容遽曰此公而彼私也然必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行封建否則莫如郡縣無公天下之心而欲行封建是授之以作亂之具也嗚呼封建之難行久矣蓋其弊不特見於周秦之際而已見於三代之初何也昔者唐虞之世建國至衆也天子廵狩而諸侯述職然後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書之所載如此而已不聞其爭土地以相侵伐干王

略以勤六師也舜之時蠻夷當猾夏矣而命臯陶以修五刑五流之制有苗當弗率矣雖命禹以徂征卒之以舞干羽而格則是亦不戰而屈之也夫蠻夷有苗皆要荒之外王政所不加者也而士師足以治之不戰足以服之則當時四嶽十二牧所統之國其謹侯度以奉其上而不勤征討也審矣又安得如柳氏所謂羣之分其爭必大大而後有兵如蘇氏所謂爭之端而亂之始乎所以然者何也則堯舜公天下之心有以服之也蓋堯

在位七十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舜舜在位三十有三載詢于衆庶以帝位授之禹而當時之衆建諸侯也有德者爵之功加於民者爵之堯舜無容心也居天下之上而與天下之賢且能者分治之逮其倦勤則必求天下之有聖德者而禪之夫惟天子不以天下自私而後諸侯不敢以其國自私是以雖有土地之廣人民之衆甲兵之强其勢足以為亂而莫不帖服於其下如臂指相使以為當然是則唐虞以公天下之心行封建而

當時封建所以無弊也蓋家天下自夏始大封同姓而命之曰藩屏王室自周始二者皆聖人隨時制變以綱維斯世未容以私議之也然上視堯舜則少褊矣故封建之弊始於夏而成於周是以禹一傳而啟有有扈氏之征再傳而仲康有羲和之征夫以天子而征諸侯諸侯弗率而上干天子之征禹之前無有也而始於有扈夫有扈之罪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羲和之罪曰沈湎于酒畔官離次而已二罪者以法議之則誅止其

身使二人生於漢世則一廷尉足以定其罪而啟與仲康必命六師以征之者則必恃其土地甲兵不即引咎而悍然以抗其上矣書紀其事曰大戰曰徂征而觀其誓師之辭有不恭命之戮焉有愛克厥威之戒焉殲渠魁釋脅從之令焉則兵師之間所傷衆矣夫治一人之罪而至於興師使無辜之人受用兵之禍則封建之弊也故曰已見於三代之初此之謂也夫有扈羲和之罪雖王政所必討而比之猾夏則有間矣舜之時士師明刑

足以正蠻夷猾夏之罪而啟少康之時非天子總六師不足以治怠慢沈湎之過則可以見當時諸侯擅其富强非文誥禁令之所能詰也自是而後天子私其天位而世守之諸侯亦私其國之土地兵甲而擅用之幸而遇賢聖之君德足以懷而威足以制則猶可攝服而其中衰之際人心未離而諸侯先叛之至於周列五等邦羣后雖曰親賢竝建而終不以異姓先諸姬文昭武穆之封遍於天下封建之法益詳經制益密而示人益褊

矣是以夏商有國數百年尚未至於桀紂之暴猶足以制宇內而朝諸侯而周數傳而後即有末大不掉之憂故景王之責晉曰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藩屏王室亦其廢隊是為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而李斯之說亦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周天子弗能禁也然則其效可覩矣蓋時不唐虞君不堯舜終不可復行封建謂郡縣之法出於秦而必欲易之者則書生不識變之論也夫置千人於聚貨之區

授之以梃與刃而欲其不為奪攘矯虔則為之主者必有伯夷之廉伊尹之義使之靡然潛消其不肖之心而後可苟非其人則不若藏梃與刃嚴其檢制而使之不得以逞此後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而郡縣所以為良法也而王綰淳于生之徒乃欲以三代不能無弊之法使始皇行之是教盜跖假其徒以利器而與之共處也則亦不終日而刃劘四起矣或曰禹之傳子周之封同姓皆聖人之經制也而子顧妄議其私天下而以為劣

於唐虞何哉曰世之不古久矣聖人不能違時不容復以上古之法治之也而世固不能知聖人之心也記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則殷周豈果劣於虞夏乎而或畔或疑於誓會者以時人之不皆聖人也禮運載夫子言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而繼之以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以為大同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

子而繼之以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以爲小康然則官天下與家天下者其規模之廣隘治效之優劣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矣萬章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而孟子累數百言辨之以爲皆天也然則知禹之傳子非私者千載而下一孟子而已豈可復望之當時諸侯乎世本稱有扈氏以堯舜傳賢而禹傳啟故啟立而不服遂征之然則非愚之臆說也

論秦異姓侯封爵

秦爵二十等起於孝公之時商鞅立此法以賞戰功按古之所謂爵者皆與之以土地如公侯伯子男以至附庸及孤卿大夫亦俱有世食禄邑若秦法則惟徹侯有地關内侯則虛名而已庶長以下不論也始皇遣王翦擊楚翦請美田宅甚衆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然則秦雖有徹侯之爵受封者蓋少考之於史惟商鞅封商於魏冉封穰侯范雎封應侯呂不韋封文信侯嫪

毒封長信侯及始皇既稱皇帝東游海上至琅琊羣臣議頌功德惟列侯武成侯王離通武侯王賁倫侯索隱曰爵卑於列侯無封邑者倫類也亦列侯之類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武信侯馮無擇如是者不數人而已然鞅冉不韋毒皆身坐誅廢雎雖幸善終而亦未聞傳世王離以下俱無聞焉蓋秦之法未嘗以土地予人不待李斯建議而後始罷封建也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卨稷修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迺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𡨴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横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内鋤雄俊外攘胡粤用一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閒猛敵横發乎不

虞適戍強於五伯閭閻偪於戎狄響應憯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鐫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天下一統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論遣列侯就國　　馮廷纜

漢初封列侯猶有君國子民之意故文帝遣列侯就國之詔謂其居長安無繇教訓其民也景帝既不令諸侯王治事故亦省徹侯之國蓋事權皆在其相所謂侯國者與郡邑無異矣

又　　馬端臨

按文帝二年詔列侯就國而多辭未行三年乃免絳侯相印令率列侯就國是强之使行也絳侯既就國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

見人遂告其欲反夫既曰畏罪恐誅而乃被甲持兵以待守尉欲何為耶勃不學無術不能處功名之際而徒以來讒賊之口倘非遇孝文長者則不能全之矣然即此可以見當時之功臣侯之就國者憂讒畏譏不能不見陵於守尉方其身都將相則聲勢赫奕與人主朋儔及其退就國邑則心懷畏懼視守尉如官長蓋封爵之寵同乎黜徙廹之乃行與古人建侯之意異矣

論奪列侯國　洪邁

漢自武帝以後丞相無爵者乃封侯其次雖御史大夫亦不以爵封為�唯太常一卿必以見侯居之而職典宗廟園陵動輒得咎由元狩以降以罪廢斥者二十人意武帝陰欲損侯國故使居是官以困之爾表中所載酇侯蕭壽成坐犧牲瘦㖐侯孔臧坐衣冠道橋壊鄲侯周仲居坐不收赤側錢繩侯周平坐不繕園屋睢陵侯張昌坐乏祠陽平侯杜相坐擅役鄭舞人廣阿侯任越人坐廟酒酸江鄒侯靳石坐離宮道橋苦惡戚侯李信

成坐縱丞相侵神道俞侯欒賁坐雍特犧牲不如令山陽侯張當居坐擇博士弟子不以實成安侯韓延年坐留外國文書新畤時侯趙弟坐鞠獄不實牧丘侯石德坐廟牲瘦當塗侯魏不害坐孝文廟風發瓦轑侯江德坐廟郎夜飲失火蒲侯蘇昌坐泄官書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物建平侯杜緩坐盜賊多自鄡侯至牧丘十四侯皆奪國武帝時也自當塗至建平五侯但免官昭宣時也下及晉世此風猶存惠帝元康四年大風廟

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茍寓五年大風蘭臺主者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陵上荆一枚圍七寸二分者被所司徒太常犇走道路太常禁止不解葢循習漢事云

又　馬端臨　後同

按漢之所謂封建本非有公天下之心故其予之甚艱而奪之每亟至孝武之時侯者雖衆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奪地方其外事四夷則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於

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十八人其能保者七人而已及其外削諸侯則采賈誼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說於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一百一十三人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外戚恩澤侯者九人然終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其能保者三人而已功臣外戚恩澤之失侯也誘曰予奪自我王子之失侯則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而苛立黜爵之罰以奪之與賈誼所謂一寸之地一人

之衆無所利焉者異矣禁網既苛動輙得咎而坐宗廟
酎金失侯者尤衆食貨志言帝因卜式上書願輸財助
邊下詔襃美以諷天下而莫有應者於是列侯坐酎金
失侯者百餘人蓋當時國計不給方事誅求雖庶人之
多貲者亦必立告緡之酷法以取之宜其不容列侯坐
享封君之富也

論列侯表傳之誤

按班孟堅述西都列侯除王子之外以功臣爲一表外

戚恩澤為一表葢功臣者以勲績顯著而得之者也外戚恩澤者以遭逢忝竊而得之者也然裔夷之降虜有何勲庸乃儕之功臣宰相而封侯未為恩澤乃儕之恩澤又博陸之定大策輔幼主長平冠軍之征匈奴取朔方破祁連其殊勲偉績本不緣椒房至李貳師則秪緣女寵以進伐大宛得名馬之事又不足言且不能終守臣節今列貳師於功臣列博陸長平冠軍於外戚抑揚之意殊所未喻

良平不與十八侯議

江淵身

褒功特定於一時之等級論功難泯於萬世之權衡漢初元功十八侯位次高帝有詔定之矣張良陳平功揆之功狗功人之論豈不可兄蕭何而弟之然不得俎豆於奚薛諸人之列是不可不深求其說也蓋高帝起豐沛顛嬴蹶項武夫健將多椎埋寡學販繒屠狗之人韓彭英盧各分王其地而列侯受封者日夜爭功不決張良陳平素為帝謀主方是時良辭齊受留翩然起赤松

子游之念平受封户牖亦曰此非臣之功則二公措心積慮與拔劒擊柱者度長挈大不可同年語矣意者元功位次良平自執謙退而高帝亦有以諒其心歟然帝於良則曰運籌決勝子房功也於平則曰吾用先生計謀克敵非功而何良平雖不與十八人而帝明示其功以詔萬世則元功之位何足為良平榮哉烏乎高帝天資明達最易告語當時安知非良平輩周旋其間而為之論定哉觀張良有軍吏計功不能盡封之對而高后

二年復詔陳平盡差列侯之功藏之宗廟則前乎帝之詔定實可見良平之與計而已不與焉者矣考之高帝功臣表百四十有三人平居四十七良居六十二良平之功豈在十八人下而身為帝謀臣顧自蹤居於羣臣爭功名者之右智者不為也良平雖不得與元功之列而功與蕭相國同科者自不可泯此所以為良平歟

論列侯虚名受禄　　馬端臨後同

按秦漢以來所謂列侯者非但食其邑入而已可以臣

吏民可以布政令若關内侯則惟以虚名受廪禄而已然西都景武而後始令諸侯王不得治民漢置内史治之自是以後雖諸侯王亦無君國子民之實不過食其所封之邑入況列侯乎然所謂侯者尚裂土以封之也至東都始有未與國邑先賜美名之例如靈壽王征羌侯之類是也至明帝時有四姓小侯乃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外戚子弟以小年獲封者又肅宗賜東平王蒼列侯印十九枚令王子年五歲以上能趨拜者皆令帶

之此二者往往皆是未有土地先佩侯印受俸廪蓋至此則列侯有同於關内侯者矣

論漢魏封土

按漢人嘗稱萬户侯蓋列侯之大者多食萬户魏則雖親王所食未有及萬户者漢光武封功臣如鄧寇輩皆以元功食四縣范滕猶以為懲韓彭之戮存矯枉之志故不大其封土使之得以功名自終魏則諸王所食不過一縣蓋封建之制至曹魏而規模益貶矣然以天下

戸口之數攷之西漢盛時至一千餘萬而魏氏不過六十六萬有奇葢郡國所上戸口猶不及漢十之一則宜其分封之戸數不能如漢制也又兩漢戸賦輕而魏晉以來戸賦重受封者皆食其戸賦則輕者不容不多而重者不容不少矣張繡傳言時天下戸口減耗十裁一存諸將封未有滿千戸者而繡獨以功封二千戸亦一證也

唐功臣襲刺史　唐書

唐貞觀十一年令與諸功臣世襲刺史詔曰周武定業胙茅土於子弟漢髙受命誓帶礪於功臣豈止重親賢之地崇其典禮抑亦固磐石之基寄以藩翰魏晉已降事不師古建侯之制有乖名實非所謂作屏王室永固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沸騰朕運屬殷憂戡翦多難上憑明靈之佑下賴英賢之輔廓清寓縣嗣膺寶歴豈予一人獨能致此時迯共資其力世安專享其利乃睠於斯甚所不取但今刺史即古之諸侯雖立名不同監

統一也故申命有司斟酌前代宣條委共理之寄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齊國公無忌等竝策名運始功參締構義貫休戚效彰夷險嘉庸懿績簡於朕心宜委以藩鎮改錫土宇無忌可趙州刺史改封趙國公尚書左僕射魏國公玄齡可宋州刺史改封梁國公故司空蔡國公杜如晦可贈密州刺史改封萊國公特進代國公靖可濮州刺史改封衛國公特進吏部尚書許國公士廉可申州刺史改封申國公兵部尚書潞國公侯君集可

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刑部尚書任城郡王道宗可鄂州刺史改封江夏郡王晉州刺史趙郡王孝恭可觀州刺史改封河間郡王同州刺史吳國公尉遲敬徳可宣州刺史改封鄂國公并州都督府長史曹國公李勣可蘄州刺史改封英國公左驍衛大將軍楚國公段志玄可金州刺史改封褒國公左領軍大將軍宿國公程知節可晉州刺史改封盧國公太僕卿任國公劉洪基可朗州刺史改封夔國公相州都督府長史鄖國公張亮

可澧州刺史改封鄖國公餘官食邑竝如故即令子孫
奕葉承襲無忌等上言曰臣等披荊棘以事陛下今海
内寧一不願違離而乃世牧外州與遷徙何異乃與房
玄齡上表曰臣等聞質文迭變皇王之迹有殊今古相
沿致理之方乃革緬惟三代習俗靡常爰制五等隨時
作教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已出逮
于兩漢用矯前違置守頒條蠲除曩弊為無益之文覃
及四方建不易之理有逾千載今曲為臣等復此奄荒

欲其優隆錫之茅社施于子孫永貽長世斯乃大鈞播物毫髮竝施其生小人踰分後世必嬰其禍何者違時易務曲樹私恩謀及庶僚義非僉允方招史冊之誚有忝聖代之綱此其不可一也又臣等智效罕施器識庸陋或情緣右戚遂陟台階或顧想披荆便蒙庭拜直當今日猶愧非才重裂山河愈彰濫賞此其不可二也又且孩童嗣職義乖師儉之方任以褰帷寧無傷錦之弊上干天憲彝典既有常科下擾生民必致餘殃於後一

挂刑網自取誅夷陛下深仁務延其世翻令勦絶誠有可哀此其不可三也當今聖歴欽明求賢分政古稱良守寄在共理此道之昭為日滋久因緣臣等或有攺張封植兒曹失於求瘼百姓不幸將焉用之此其不可四也在茲一舉為損實多曉夕深思憂貫心髓所以披丹上訴指事明心不敢浮辭同於矯飾伏願天澤諒其愚欵特停渙汗之㫖賜其性命之恩太宗覽表謂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翼朕子孫長為藩

翰傳之永久而公等溥山河之誓發言怨望朕亦安可
強公以土宇耶於是遂止

稗編卷九十五